

官板
孔子集語

十三至十五

漢書
五

官版見本

九	三	七	漢書門
一	七	〇	
六	一	〇	類
冊	架	函	號

九	三	七	漢書
一	七	〇	
六	一	〇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17
冊數	6 (5)
函號	298 3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孔子集語卷十三

淺草文庫

事譜十一下曰曰夫下之於上也曰曰來者

事譜十一下

韓詩外傳五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道

同通音無

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

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

政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

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韓詩外傳六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

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當作由歌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

莊子外篇秋水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

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說苑雜言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鬪，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

不脩也是上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上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吾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琴操孔子厄者。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嘆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鬪。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

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

呂氏春秋慎大覽貴因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

淮南子泰族訓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

鹽鐵論論儒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

藝文類聚六十七引典畧孔子返衛衛夫人南子使

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

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

御覽七百再拜環佩之聲璆然御覽作璆然

呂氏春秋恃君覽召類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

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返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

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鮒佐焉

孔子為客子貢使冷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

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

其佐多賢也簡子按兵而不動

鹽鐵論論儒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于黎丘而不蘇

藝文類聚三十引典畧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於樹

下御覽五百二十三引宋司馬桓魁使人拔其樹去

適於野御覽作去適鄭

韓詩外傳九孔子出衛疑當作鄭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

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

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步

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

是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類，舜之目，禹之頸，臯陶之喙。從前視之，益益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

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眾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以固以至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白虎通壽命

夫子過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門外。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其頭似堯，其頸似臯，其肩似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儻儻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喟然而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哉乎，然哉乎。

論衡骨相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

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
臯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儼儼若
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
也如喪狗然哉然哉

三國魏劉廙傳注引新序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

曰趙有犢犢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
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犢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
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

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御覽八百六十
三引作安流而殺之孔

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
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
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犢鐸鳴晉國之賢大夫
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
之黃龍不及於涸澤鳳凰不離其罽羅故剗胎焚林
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龜
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
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鐘於外而黃鐘應於內

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為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

按今本新序無

說苑權謀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

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游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琴操

將歸操者孔子之所作也趙簡子循執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將往未至渡狄水聞趙殺其賢大夫竇鳴犢喟然而嘆之曰夫趙之所以治者鳴犢之力也殺鳴犢而聘余何丘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則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鳥獸尚惡傷類而況君子哉於是援琴而鼓之云翱翔於衛復

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水經河水注五昔趙鞅殺鳴犢仲尼臨河而歎自

是而返曰上之不濟命也夫琴操以為孔子臨狄

水而歌矣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

又見續博物志八釋史孔子類記一引水經注孔子適趙臨河不濟歎而作歌曰秋風衍兮風揚

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為斯

莊子雜篇寓言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

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

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

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木復靈以

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

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壘立定天

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墨子耕柱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

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

莊子內篇人間世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

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

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

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
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
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
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
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
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
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
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

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
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
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
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
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
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
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
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

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音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竝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

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荀子宥坐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藜羹不糗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爲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爲諫者爲必用邪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

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上也哉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

得之桑落之下

韓詩外傳七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

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

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

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

行乎本作意者當遣行乎據文選對楚王問辯命論兩注引改奚居之隱也孔

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

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剗心而死子以

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

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仁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傳說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固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

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於上有以脫文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蒞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

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
說苑雜言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讀詩

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為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以諫者為必聽邪？伍子胥何為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為饑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而肉枯？荊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

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傳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日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夷

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尻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而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

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說苑雜言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飢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說授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

樂不休。子路愠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句踐霸心生于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仁之幸也。二三子從仁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殺齊。

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莊子雜篇讓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釋菜。子路子貢

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

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

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昔風雨

呂氏春秋孝行覽慎人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

不嘗食，藜羹不糝，宰子備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

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

削迹於衛，伐一作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

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

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

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

人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

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

窮。今上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

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疾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

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

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

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

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

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

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乎潁

陽而共伯得乎共首。風雨之氣，炎赫而山，爽平，厥
風俗通七。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羹
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
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
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
歌鼓儻，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
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
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
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

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上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
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
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昔者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
之厄，於上其幸乎？

莊子外篇山木。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
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
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

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遊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錄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窮。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鷓鴣，目之所不宣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

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墨子非儒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糲，十日

路為享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號號字之誤。孔子

作剝人衣以酤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

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

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汝。曩與女為苟生，今與女為苟義。

呂氏春秋審分覽任數：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

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

望見，顏回攫其甕中而食之。選閒食熟，謁孔子而進

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

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御覽八百三十八引作煠煤

甕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歌曰：所信者目也，

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

之。知人固不易矣。莫文賦補注重平賦莫文賦跋

論衡知實：顏淵炊飯塵落甕中，欲置之則不清，投

地則棄飯，掇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為竊食。

說苑貴德：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

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

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

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

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說苑雜言：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

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
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
處鄴武王處鎬鄴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
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
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

莊子內篇人間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

今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
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
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
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
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琴操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

能任自衛反魯過隱谷之中見薺蘭獨茂喟然嘆曰
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伍譬猶賢者
不逢時與鄙夫為倫也乃止車援琴鼓之云習習谷
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

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自傷不逢時托辭於薊蘭云

越絕書七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為亂憚齊邦鮑

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恥之今魯父母之

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

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殺

簡公陰憚齊國鮑晏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

子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嘗恥

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

意一出邪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

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

越絕書外傳本事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

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

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

後人來言不死

淮南子人間訓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

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
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
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
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執衛君之仁義
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為柰何仲尼曰若欲
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
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
見太宰嚭大宰嚭甚說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
能行說于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予作

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
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
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
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
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耆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
移心於晉矣子欲成伯王之業不亦難乎大宰嚭入
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
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史記衛世家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

其死矣

御覽八百六十五引風俗通子路感雷精而生尚

剛好勇死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聲惻怛耳

拾遺記二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游集至哀公之末

不復來翔故云鳳鳥不至可為悲矣

初學記二十九引孝經右契御覽八百八十九引作左契孔子夜

夢豐沛邦有赤烟氣起顏回子夏偕往觀之驅車到

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捶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

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為誰曰吾姓為赤松子時橋

事類賦二十注引孝經名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

吾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

西走孔子發薪下麟視孔子而往事類賦注作孔子發薪下麟視之無

孔子而往四字麟蒙其耳吐三卷書孔子精而讀之

搜神記八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

沛之邦有赤氤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同往觀之驅

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打麟傷其左前足束

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為誰兒曰吾姓為赤

松名時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

所見一禽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為赤劉。陳項為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火曜興。玄上制命。帝卯金。

拾遺記三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

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為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十四年。魯人鋤商田。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

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年矣

藝文類聚十引琴操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

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道與相逢見俛而

泣抱麟曰爾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乃歌曰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

憂仰視其人龍顏日月當作角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取

三卷圖一為赤伏劉季興為王二為周滅夫子將終

三為漢制造作孝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起其

如得麟者帝不為麟天不為文變國無麟文氣空

御覽二十一又七百二十四引公孫尼子孔子有疾

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子居處飲食何如孔子曰丘春

居葛室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造飲酒不

勤醫曰是良藥也

釋史孔子類記四引莊子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

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論衡別通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

至日中何事乎

劉子崇學宣尼臨没手不釋卷

水經注二十五引春秋說題辭孔子卒以所受黃玉

葬魯城北御覽八百四引同又白虎通崩薨引檀弓曰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

今檀弓無此文

論衡紀妖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卻流

御覽五百六十引皇覽冢墓記魯大夫叔梁紇冢在

魯國東陽聚安泉東北八十五步名曰防冢民傳曰

防墳于防地微高孔子冢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

里冢營方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釋史引作十三步

高丈二尺冢為祠壇釋史作冢前以甃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方

平無祠堂釋史作與地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

人二世皆無能名其樹者民傳云孔子弟子異國人

各持其國樹來種之釋史此下有其樹柞粉雜離女貞五味龜檀之樹孔子

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伯魚冢孔子冢東邊與孔

子竝大小相望子思冢在孔子冢南亦大小相望水經

注二十五泗水引皇覽云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異樹不生棘木刺草

金樓子志怪孔子冢在魯城北塋中樹以百數皆

異種魯人二世無能名者傳言孔子弟子既皆異

國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至今不生

荆棘草木

漢書魯恭王傳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水經注二十五泗水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間東向顏母在中間南向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夫人當作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

初學記二十一引從征記魯國孔子廟中夫子床前有石硯一枚作甚古朴蓋夫子平生時物案敘事

對兩引又見御覽六百五

御覽五十四引輿地志贊皇縣有孔子嶺上有石堂寬博其石相拒若楹柱有石人像執卷之狀

孔子集語卷十三終

孔子集語卷十三終

堂直對其不昧昧其昧其昧

堂直對其不昧昧其昧其昧

禮記檀弓又具

孔子集語卷十四

山東督糧道 臣孫星衍撰

雜事十二

禮記檀弓疏引論語撰考識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

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

藝文類聚八十八引春秋演孔圖孔子母徵在游大

豕事類賦注二十五御覽九百五十一之陂睡夢黑帝

使請與已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

丘於空桑之中

後漢班固傳下注引演孔圖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

而生故曰元聖曰太降必欲空桑之中贊頌昔熾主

論衡實知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

宋大夫子氏之世也御覽十六引論衡曰孔子吹律自知殷之苗裔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演孔圖孔胸文曰制作定世符

運論衡曰孔子生於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野東門外作春秋至此而絕筆

御覽三百七十七引演孔圖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

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昂望之如斗御覽三百七十七引

御覽三百六十七引孝經援神契孔子海口言若含

澤御覽三百六十七引御覽三百六十七引孝經鉤命決仲尼舌理七重陳

重授度御覽三百六十七引御覽三百六十七引孝經鉤命決仲尼舌理七重陳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鉤命決仲尼斗脣吐教陳机授

度御覽三百六十八引御覽三百六十八引鉤命決夫子駢齒注象鉤星也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鉤命決夫子輔喉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鉤命決仲尼虎掌是謂威射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鉤命決仲尼龜脊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鉤命決仲尼龜脊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鉤命決仲尼龜脊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論語摘輔象孔子宵應矩是謂

儀古

荀子非相仲尼長

荀子非相仲尼之狀面如蒙俱

白虎通姓名孔子首類魯國尼丘山故名爲丘

論衡骨相

孔子反羽

又講瑞篇孔子反字又劉子命相篇孔子返字

御覽六百九十八引論語隱義注

孔子至蔡解於客

舍夜有人取孔子乙隻屐去盜者置屐于受盜家孔

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

路史後紀十注引世本

坊項反首張面田

路史後紀十

生而顛項故名丘而字仲尼四十有九

表隄眉谷竅參臂駢脅要大十圍長九尺有六寸時

謂長人

戰國策七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

淮南子修務訓

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

聽其言也

淮南子說林訓高誘注

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

爲之作師

大輿論年七歲窮難孔子而

論衡實知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

御覽四百四引春秋後語甘羅曰夫項橐十歲為

孔子師

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

白虎通辟雍孔子師老聃

又見潛夫論讚學

說苑尊賢鮑龍跪石而登嵯孔子為之下車

劉子知人

鮑龍跪石吟仲尼為之下車

晏子春秋問上

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

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

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

聖賢羣輔錄廣博物志二十引尸子仲尼志意不

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

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

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

韓詩外傳九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

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溢顏色甚變

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閤閤威儀翼翼

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

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搯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噬噬。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賈子容經。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

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

列子說符。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肖以力聞。

呂氏春秋慎大。慎大。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

不肖以力聞。薛據集語引作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勇復孟諸足。蹠狄兔。不以力聞。

淮南子道應訓。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肖以力

聞。

淮南子主術訓下。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宏。勇服於

孟賁。足躡於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

不聞。伎功不知。專行孝一作道。以成素王事。亦鮮

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

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

不變。弦歌不徹。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

理。而志不懾。一作攝。分亦明矣。然而為魯司寇。聽獄

必為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

呂氏春秋審分覽不二孔子貴仁

淮南子修務訓孔子無黔突

劉子惜時仲尼恹恹突不暇黔

論衡須頌孔子顯三累之行

論衡幸遇魯城門久朽欲頓

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

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

人有幸而無不幸

論衡言毒孔子見陽虎却行白汗交流

御覽六十三引論語比考識水名盜泉仲尼不漱注

曰夫子教于洙泗之間今于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

領徒之所也

文選陸機猛虎行注引尸子孔子至於勝母暮矣

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說苑說叢水名盜泉孔子不飲

後漢鍾離意傳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

呂氏春秋孝行覽遇合文王嗜昌蒲菹孔子聞而服

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

論衡語增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

列子說符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迺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

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北堂書鈔百三十七引韓詩外傳孔子使子貢為其

不來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皆言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乎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何如也回對曰乘舟而來矣賜果至

矣陳禹謨本作孔子使子貢適齊久而未回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乎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如何對曰卜而鼎無足必乘舟而來矣賜果至按今本外傳無此文

執文類聚七十一引衝波傳孔子使子貢久而不

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

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

來至矣清旦朝子貢果至驗如顏回之言御覽七百二十

八引衝波傳略同按薛據集語引呂氏春秋亦載此事今本無之薛蓋誤

說苑辨物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

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

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

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

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

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

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

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莊子雜篇外物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

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

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

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

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

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
卜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
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
遺筭而不能避剝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
不及也

史記褚少孫補龜策傳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
骨直空枯日為陽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
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
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

門間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王有瑕事有
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
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
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居之以應之天
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春秋繁露山川頌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
資曲直含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舟輿
浮瀉大者無不中疑當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疑當
鑿疑當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

言是以君子取譬也立會得於人入多其也而不

說苑脩文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

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

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

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

說苑反質仲尼問於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

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

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

者則道不可委矣凡此皆言不煩以當于良類置之亦無能

中論審大臣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

無能凡此皆言不煩以當于良類置之亦無能

韓詩外傳一孔子南游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

佩璜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

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

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

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

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御覽七十四引受子

貢觴迎流而挹之與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與然而

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
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
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
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
鄙野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
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
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
於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
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御覽八百十九作行分其
客之人嗟然永久

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
有狂夫守之者矣

列女傳辨通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
南游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璵而浣孔子謂子貢
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為之辭
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
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
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
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

孔子集言卷十四
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
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
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
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
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
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曰。丘已知
之矣。過賢則賔。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
子貢往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
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

父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
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
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
情而知禮。

楚辭七諫路室之女方采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王逸
注言孔子出游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喜
其負信故以自侍

北堂書鈔一百六引琴操孔子游於鴈山見取薪而
哭長梓上有孤鷄乃承而歌之

陳禹謨本作孔子遊於山隅見梓樹上有

孤鵝乃承
而歌之

藝文類聚三十四引琴操孔子游於泰山見薪者哭甚哀孔子問之薪者曰吾自傷故哀爾

釋史孔子類記四引吳越春秋夫差聞孔子至吳微服觀之或人傷其指王怒欲索或而誅之子胥諫乃

止今本無

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十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

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為陳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越王喟然嘆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荅因辭而去

越絕書八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九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

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
 奏句踐乃身被賜一作陽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
 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到
 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
 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嘆
 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
 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
 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釋史孔子類記一引衝波傳孔子去衛適陳塗中見

二女采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荅曰夫子游陳必
 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采桑娘夫子至陳
 大夫發兵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厄夫子不能使
 回賜返問之其家謬言女出外以一瓜獻二子子貢
 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語曰用蜜塗珠絲將繫蟻蟻
 將繫絲如不冝過用烟燻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於
 是絕糧七日

搜神記十九孔子厄於陳弦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

九尺餘著皂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

邪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閒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鯢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法苑珠林變化篇。太平廣記四百六十八引。作孔子歎曰。此物也。胡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久者神皆馮依。能為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為怪。珠林及廣記引。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物老上有故字。

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為至於斯也。弦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

金樓子雜記上 孔子出游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

水。與戰攬尾得之。納於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中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殺虎。持虎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復懷石盤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也。乃欲殺夫子。問上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筆端。中士殺人。如之何。曰。

用語言下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石盤子路乃棄盤而

去御覽八百九十二引
作乃棄石盤而行

釋史孔子類記四引吳越春秋禹治洪水至牧德之

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

無乃怠乎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因授禹而

誠之曰事畢可祕於靈山禹成功後藏于洞庭苞山

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人得符獻之吳王

以示羣臣皆莫能識乃令齋符以問孔子曰吳王闔

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辨其文故令遠問孔

子曰昔禹治水於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

後藏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鳥之事上

所未聞今本所無恐
馬氏誤引

抱朴子內篇辨問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秩

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

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

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

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

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

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釋史孔子類記四引靈寶要略昔太上以靈寶五

篇真文以授帝嚳。帝嚳將仙，封之於鍾山。至夏禹巡狩，度弱水，登鍾山，遂得是文。後復封之包山洞庭之室。吳王闔閭出游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闔閭，扣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文不可識，令人齋之。問孔子，孔子曰：「丘聞童謠曰：『吳王出游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

雲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廬。闔閭乃尊事之。

御覽四十六引吳地記包山在縣西一百三十里。

中有洞庭，深遠世莫能測。吳王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盡，因得玉葉，上刻靈寶二卷，使示孔子，云禹之書也。

御覽一百五十七引東觀漢記鮑永，字君長，爲魯郡

太守。時彭豐等不肯降，後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闢。從講室埽除至孔里，永異之，召郡府丞，謂曰：「方今危

急而闕里無故自滌意豈夫子欲令太守大行饗誅無狀也乃修學校理請豐等會手格殺之

御覽九百二十二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昔魯

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亶州見仲尼及七十子游

于海中與魯人一體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

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

侯不信俄而羣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乃大城曲阜

迄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還

孔子集語卷十四終

孔子集語卷十五

其淵富也三十六世前分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八十四遺讖十三子曰蘇至蘇之世不修其德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洛書摘亡辟曰建紀者歲也成

姬倉有命在河聖孔表雄德庶人受命握麟徵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推卽位之術乾坤三上中下坤

變初六復曰正陽在下為聖人故二聖二庸三君子

四庸五聖六庸七小人八君子九小人十君子十一

小人十二君子十三聖人十四庸人十五君子十六

庸人十七聖人十八庸人十九小人二十君子二十
一小人二十三君子二十四小人二十五君子二十六
五聖人二十六庸人二十七君子二十八庸人三十
九聖人三十庸人三十一小人三十二君子三十三
小人三十四君子三十五小人三十六君子三十七
聖人三十八庸人三十九君子四十小人四十一聖
人四十二庸人孔子曰極至德之世不過此乾三十
二世消坤三十六世消代聖人者仁繼之者庸人仁
世淫庸世艱二陰之精射三陽當卦自埽知命守錄

其可防鈞鈐解命圖與孔子曰丘文以候授明之出
莫能雍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復十八世消以三六也臨十二
世消以二六也泰三十世消以二九二六也大壯二
十四世消以二九一六也夬三十二世消以三九一
四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姤一世消无所據也遁一世消
據不正也否十世消以二五也觀二十世消以二五
四六也當有誤剝十二世消以三四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軌以七百六十為世軌者堯以甲子受天元為推術七往六來八往九來七為世軌者文王推爻四乃術數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以爻正月為享國數存六期者天子欲求水旱之厄以位入軌年數除軌筭盡則厄所遭也甲乙為饑丙丁為旱戊己為中興庚辛為兵壬癸為水卧筭為年立筭為日必除先入軌年數水旱兵饑得矣如是乃救災度厄矣陽之法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文選李康運命論注引作

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清三日青四日青變為赤御覽八百七十

三引作河水清變為白白變為赤赤變為黑黑變為黃各各三日河

中水安井天乃清明圖乃見見必南向仰天言見三日以三日見六日以六日見九日以九日見十二日以十二日見十五日以十五日見皆言其餘日不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帝德之應洛水先温九日後五日變為五色元黃天地之靜書見矣負圖出午聖人見五日以五日見十日以十日見十五日以十五日見二十日以二十日見二十五日以二十五日見三

十日以三十日十日以二十五日以二十日以十五日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君子亦於靜若龍而无角河三日清二日白二日赤二日黑二日黃虵見水中用日也一日辰爲法以一辰二辰以三辰以四五辰以六七辰以八九辰以十辰以十一辰以十二辰夜不可見水中赤煌煌如火英圖書虵皆然也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復表日角臨表龍顏泰表載于大壯表握訴龍角大展夬表升骨履文姤表耳參漏足履王知多權遯表日角連理否表二好文觀表出

準虎剝表重童明歷元此皆律歷運期相一匡之神也欲所按合誠洛書靈準聽曰氣五機七八合提九爻結八九七十二錄圖起初世者戲也姬通紀河圖龍出洛書龜子演亦八者七九也始倉甄節五七受命數運不俗守錄以次第相改七九度變命失寶合七八八名畢升漸喜六十四精聖性象有錄第以所變畢動動日者提不者殆易物之慎命不在作者霸橫者距命歷掘執并投者上契輔摘推失排絀者咸名紀所錯中與用材毀苴五行旋代出輔運相拒與

更用事終始相討期有從至有餘運有託除要有知
衙合七八以視旋機審矣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至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
合三百四歲五德備凡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復初
其求金木水火土德日名之法道一紀七十六歲因
而四之為三百四歲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乘
之凡為十一萬二千三十六以甲為法除之餘三十
六以三十六甲子始數立立算皆為甲旁算亦為甲
以日次次之母算者乃木金火水土德之日也德益

三十六五德而止六日名甲子木德主春春生三百
四歲庚子金德主秋成收三百四歲丙子火德主夏
長三百四歲壬子水德主冬藏三百四歲戊子土德
主季夏致養三百四歲六子德四正四正子午卯酉
也而期四時凡一千五百二十歲終一紀五德者所
以立尊號論天弗志長久

周易乾鑿度孔子曰丘按錄讖論國定符以春秋西
狩題釗表命子亦握嬉帝之十二當興平嗣出妃妾
妾得亂不勤竭承維表循符當至者塞政在樞害時

失命缺壽以符瑞伏代災七錄握藉成年剝衰期凶
勅候脩身練缺郵專兌兌德始剋免延期自然之識
推引相拘沮思愈知命不或世帝思圖也夫天道三
微而成一著三著而體成

易緯通卦驗孔子曰太皇之先與耀合元精五帝期

以序七神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五期輔三名以建

德通萬靈遂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宜其刻曰蒼牙

古微

書引作
蒼渠

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燧人之皇沒慮

戲生本尚芒芒開矩聽八蒼靈唯精不慎明之害類

遠振擲度出表挺後名知命陳效睹三萬一千一終
一名慮方牙蒼精作易無書以盡序夫之學蓋表以

易緯通卦驗孔子表洛書摘亡辟曰亡秦者胡也上

以推秦白精也其先星感河出圖挺白以胡誰亡胡
之名行之名行之萌秦為赤軀非命王故帝表有七
五命七以永慶王以火代黑黑畏黃精之起因威萌
慮義作易仲仲命德維紀衡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
序三百八十四爻以繫王命之瑞謀三十五君常其
一也興亡殊方各有其祥封于泰山禪于梁陰易姓

之起刻石明號上表大命謀天皇異奎坤艮出亡興
之街仲者帝命所保行文出加政撥臣陽候七陰候
八皆行子午視卯酉相違遠期衝六千三百變非摘
亡據興盡在文昌所會增卦爻可以先知珍瑞之類
妖孽之將審其繫象通神明明者類視七若九八卦
以推七九之微錄圖準命畧爲世題萌表試故十二
月十二日政八風二十四悉其相應之驗猶響之應
人動作言語也故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
千里

易緯辨終備孔子表河圖皇參持曰天以斗視日發

明皇以戲招始掛八卦談

易緯是類謀孔子演曰天子亡微九聖人起有八符

運之以斗稅之以昴五七布舒河出錄圖雜授變書

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尚書璇璣鈴孔子曰五帝

出受錄圖

又齊安陸王碑
文注引作錄圖

隸釋史晨祠孔廟碑引尚書考靈耀上生倉際觸期

稽度爲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修定禮

義

文選齊安陸王碑文注引春秋元命包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日衣青光

公羊哀十四年解詁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

疏云演孔圖文

御覽八百四又九百十四引春秋演孔圖孔子論經

有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

水經注二十五泗水引作銜

書上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

藝文類聚九十

引此下有雀集二字

藝文類聚九十八引演孔圖趣作法聖沒周姬亡

彗東出秦政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此魯端門血書十三年冬有星孛東方說題曰麟德之月天當有血書端門子夏至期往視逢一即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蜚鳥化為帛鳥消書出署曰演孔圖

御覽六百六引演孔圖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

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璇璣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
毀滅之徵也

御覽八十四引春秋感精符孔子按錄書含觀五常

英人知姬昌為蒼帝精

北堂書鈔八十五拜揖引孝經右契制作孝經道備

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而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

北面孔子衣絳單衣向北辰星而拜者也

事類賦十五注引孝經援神契孔子制作孝經使

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

子搢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搜神記孔子修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向北辰

而拜告備於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而

下舊作白虹從初學記二御覽十化為黃玉長三

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

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宋書符瑞志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

弟子向北辰星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

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春

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隸釋史晨祠孔廟碑引孝經援神挈上立制命帝卯行

御覽六百十引孝經中契上學孝經文成道立齊以白天則玄雲踊紫官開北門角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孝經篇雲神星裳孔上知元今使陽衢乘紫

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得十七字餘字滅消文其餘飛為赤鳥翔靡青雲

文選曹顏遠思友人詩注又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注引論語崇爵讖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

御覽二百七引論語摘輔像仲尼為素王顏淵為司徒

御覽五引論語讖仲尼曰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

河渚有五老遊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

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

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筮一作符

龍銜玉苞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

文選宣德皇后令注引作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

御覽八十一引論語撰考識堯舜昇登首山觀河

渚有五老遊于河渚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五

老流星上昴有須赤龍負玉苞舒圖出堯與大舜

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虞堯然嘆曰咨爾舜

天之歷數在爾躬

論衡實知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

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上而

亡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又書曰亡秦者胡也

後漢郎顛傳顛對尚書曰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

憲 劉敞曰計當作斗

三國志魏文紀注引孔子玉版定天下者魏公子桓

許芝奏引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

後漢鍾離意傳注引意別傳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
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机席劍
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
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
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
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
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
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
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

御覽八百七引及搜神記三作意即召問伯璧

有七何藏一邪伯叩頭出之上文皆同

續漢郡國志注補引鍾離意別傳意省堂有孔子

小車乘皆朽敗意自糶俸雇漆膠之直請魯民治
之及護几席劔履後得甕中素書曰護吾履鍾離
意

續漢郡國志注補引漢晉春秋鍾離意相魯見仲

尼廟頽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嘆曰蔽芾甘棠勿
翦勿伐况見聖人廟乎遂躬留治之周觀輿服之
在焉自仲尼以來莫之開也意發視之得古文策

孔子集語卷十五
書曰亂吾書董仲舒治吾堂鍾離意壁有七張伯
懷其一意尋案未了而卒張伯者治中庭治地得
六壁上之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懼探壁懷中
魯咸以爲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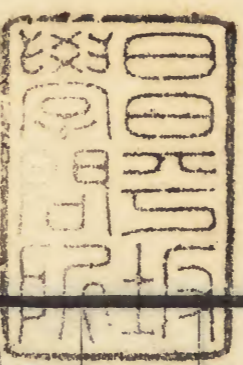
水經注二十五泗水魯人藏孔子所乘車于廟中
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
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詵治夫
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
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

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詵問何
等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
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
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
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卽召
問伯果服焉

孔子集語卷十五終

此下集言卷十五終

夫兵者國家大事存亡之所繫也治亂之所由也故君子居則觀象象而後動動則觀象象而後言言則觀象象而後動動則觀象象而後言言則觀象象而後動



官版見本

夫兵者國家大事存亡之所繫也治亂之所由也故君子居則觀象象而後動動則觀象象而後言言則觀象象而後動動則觀象象而後言言則觀象象而後動

